

百年中国

经典散文

BAINIANZHONGGUO
JINGDIANSANWEN

挚爱卷

◎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 选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百年中国

经典散文

BAINIANZHONGGUO
JINGDIANSANWEN

挚爱卷

◎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 选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中国经典散文. 挚爱卷 / 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选编.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675-462-8

I. 百… II. ①林…②李…③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4168 号

百年中国经典散文

挚 爱 卷

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 选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邮购、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8241421

网 址 WWW.NMWH.COM 邮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总 策 划 乌力吉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封面设计 缪 萌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数 300 千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5-462-8/I·227

定价: 28.00 元



当你拿到这套《百年中国经典散文》时，会感到拥有一部跨越整个世纪，值得长期保存的高品位散文选本已不是奢望。

本套丛书由多年来从事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学者编选。他们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散文史背景，曾编选过多种颇具影响的散文选本，并且在散文创作中深得散文三昧。

丛书用“人生”、“青春”、“挚爱”和“哲理”四条金线将百年中国散文之经纬贯穿起来，永恒的主题在时间长河中尽显其魅力。

种下成熟的种子，但愿它们能随风而至，在读者的心田生根、开花、结果，于是，你我的心间将芬芳四溢。

序 言

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散文创作历程，在整部中国散文史上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于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艰苦卓绝地展开过一场重大的革新。当告别了长期运用文言写作的那一部历史之后，白话散文获得了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作品。这样的书写方法肯定可以使得极大多数的民众更容易接受文化的熏陶，尤为重要的是它所追求的人性解放与现代民主的精神，始终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向前迈进的步伐。

整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艰辛困顿与曲折多变中前进的。它交织着多少辉煌和灾难，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许多写得比较成功的散文作品，都鲜明和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个时代中的社会场景、人生踪迹，以及他们灵魂深处的种种波澜。阅读一些这样的篇章，肯定是能够增加见识，开阔视野更为细腻地理解人们心理的动因，从而很有益于升华自己思想的层次与精神的境界。

散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意识的文体，在描摹社会人寰和自然环境的时候，总是侧重于诉说自己对于这客观世界的印象、体验和感悟，这样就十分容易打开自己心灵的窗户，跟许多读者朋友进行诚恳与亲切的对话，因此也必然会洋溢出真挚、灼热、浓郁和深沉的感情来。当作者以此种纯真的情愫，去面对和投入生活的激流时，又必然会在不断的碰撞与融汇之间，产生出纷纭的哲思来。将这样由人生的海洋里升腾出来的情感与哲理，通过优美的文字抒写成章，像如此丰富繁复和文采斐然的社会史与心灵史，自然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了。

我们编纂成的这套丛书，分为人生、青春、挚爱、哲理四册，选录多

篇散文作品，提供给各行各业中间喜爱阅读此种文体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浏览。

任何人都是在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思索的过程，才有可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准，形成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思想和出色的审美涵养。这样就会对于浏览过的任何作品，在经过认真的揣摩与剖析之后，都能够作出适当的判断来，准确地指出它成功或不足的地方。如果将自己这些珍贵的意见，通过若干不同的渠道，充分地反馈给当今许多撰写散文的作家，引起他们在深入的思考之后，能够更好地进行挥洒，这样就肯定会促进散文创作在二十一世纪的迅速迈进和重大丰收。正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倡接受美学的德国学者尧斯所说的那样，“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其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

如果有更多的读者朋友，除开乐于对阅读过的作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批评之外，还渴望着自己也能够从容与欢快地去撰写散文的话，那么就一定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更为细致地去阅读与钻研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佳作。汉代学者桓谭在《新论·道赋》中，引用过经常与他相聚论学的扬雄的一句名言，说是“能诵千赋则善赋”。像这种对于自己人生经验的概括，真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涵义。如果想要从事某种文体的写作，确乎就必需用心地去阅读与揣摩前人在这方面的许多佳作，不通过这样刻苦的学习与借鉴的过程，那是无法跨出自己最初的步伐的，当然也就谈不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前人了。

说到阅读有关散文文本的这个话题，二十世纪以来的不少佳篇，自然又是应该作为起步的一项工作，从这儿再上溯和扩展开去，通过不懈的阅读与思索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审美的水准和境界之后，然后再去努力地撰写散文的话，一定会促使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的前景，变得更为开阔和美好起来。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都来阅读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这是多么欢愉地陶冶自己情操的一种过程！

林 非

二〇〇六年五月北京

声 明

感谢各位入选作者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在本套丛书出版两月内寄奉样书和稿酬。有少数作家或家属因为地址不详无法取得联络，谨表示歉意。敬请这些作家或家属见到此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尽早寄上样书和稿酬。

联 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总编室或与我社驻北京办事处联系。

电 话：0470-8223432 010-65955498

地 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邮 编：021008

目 录

序 言	林 非 / 001
藤野先生	鲁 迅 / 001
我的母亲	邹韬奋 / 006
一个人在途上	郁达夫 / 010
背 影	朱自清 / 015
赠李唯建	庐 隐 / 017
墓畔哀歌	石评梅 / 019
莫六弟	台静农 / 023
怀念萧珊	巴 金 / 025
老哥哥	臧克家 / 036
苏州拾梦记	柯 灵 / 040
祖 父	萧 红 / 044
赋得永久的悔	季羡林 / 049
我的嫂子	李辉英 / 054
亡人逸事	孙 犁 / 058
祭马思聪文	徐 迟 / 062
外祖父的白胡须	琦 君 / 065
阳 光	林海音 / 069

目 录

梦里依稀慈母泪	秦 牧 / 072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 077
妻 颂	丁 耶 / 080
绵绵土	牛 汉 / 085
父 亲	新风霞 / 087
哭小弟	宗 璞 / 090
离 别	林 非 / 095
我吻女儿的前额	阎 纲 / 098
小小的篝火	潘旭澜 / 103
凝视孙犁	从维熙 / 106
乡情三味	石 英 / 110
碗花糕	王充闾 / 113
人间重晚晴	肖 风 / 120
与相爱的人共赴天涯	范 曾 / 125
嫂 镜	王宗仁 / 130
母亲的河	尧山壁 / 135
晶莹的泪滴	陈忠实 / 140
土地梦	周同宾 / 145
那一脉蓝色山梁	梅 洁 / 153

目 录

云 姑	董 桥 / 158
八月的故乡——你好	郭保林 / 161
姐 姐	路 遥 / 163
母 子	薛尔康 / 174
摇曳秋风遗念长	孙晓玲 / 179
祭 父	贾平凹 / 188
想爱你到老	胡发云 / 196
耳 光	杜卫东 / 205
轮 回	孙建平 / 208
养 母	杨新雨 / 215
悠悠心会	韩小蕙 / 219
凝 眸	斯 妤 / 224
儿 子	何立伟 / 226
卖白菜	莫 言 / 229
父 亲	素 素 / 233
人生麦茬地	张 炜 / 238
情感的秘地	丁建元 / 242
爱情的守望	蔡桂林 / 246
不要吵他	烈 娃 / 254

目 录

父亲和他用过的农具	李汉荣/ 264
针	鲍尔吉·原野/ 270
去看母亲	李登建/ 272
从俗如流	朱寿桐/ 275
寸断柔肠	冯秋子/ 280
四 姑	苇 岸/ 288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	朱 鸿/ 291
悠悠长旅妈妈伴我走	丁亚平/ 302
母亲的阳台	彭 程/ 305
生命打开的窗口	熊育群/ 308
他乡望月	陈瑞琳/ 316
大 姐	高维生/ 320
皑如山上雪	张清华/ 324
与姐姐永别	王兆胜/ 329
悼三姨夫	迟子建/ 335
一对沉默寡言人	吴 鸿/ 338
我不认识你，但我记得你	张国龙/ 340

藤野先生

鲁 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

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并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

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着：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

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束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

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我的母亲

邹韬奋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了嫁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命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用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年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了官，人们便叫她做“太太”，她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